

新时代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

张艳 苗长虹

摘要: 黄河流域承载着华夏文明五千多年的灿烂辉煌,拥有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突出。但当前,大部分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遗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资金不足、主体参与不够、科学技术运用和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困境。为此,需要深入挖掘非遗内涵,将非遗资源转化为旅游吸引物;完善“金融+非遗”服务模式,做好资金保障;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公众参与度;依托数字技术塑造黄河非遗多维场景;加快沿线非遗的活化传承,推动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工程;推动“非遗+”发展,促进非遗多元融合。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11-0142-0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承载着华夏文明五千多年的灿烂辉煌,拥有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突出。截至2021年,我国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557项,其中黄河流域非遗数量共计891项,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没有固定的物质形态和载体,主要依凭技艺技法展示、游客体验参与活动、与手工艺人的交流等动态过程,其保护和传承难度更大^[1]。并且通过人力和资金投入、静态的非遗展示等固化的方式,对于非遗的活化和利用见效甚微^[2]。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是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下增进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需要,关系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因此,需要充分认识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与价值,深度剖析黄河流域非遗保护传承中存在

的问题,探寻新时代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具体路径。

一、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1. 多样性

黄河流域非遗种类繁多,是我国传统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民俗、文学、曲艺等传统艺术发源的重要阵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分类标准,对黄河流域10个类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统计,发现不同类别间数量差异明显。前三批获批的国家级非遗多位于山东(153项)、山西(145项)、河南(95项)、陕西(65项)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后期重视经济欠发达地区非遗项目的开发,在第四批和第五批中,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的非遗规模迅速扩大。上游的民俗(40项)和传统舞蹈类(33项)、中游的民俗类(45项)、下游的传统美术类(39项)非遗在黄河流域具有较大规模。从类型看,获批数量较多的集中在传

收稿日期:2024-07-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文旅融合发展驱动黄河流域古都城市更新的机制研究”(42171186)。

作者简介:张艳,女,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河南郑州 450003)。苗长虹,男,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450003)。

习较好、展示体验性强的非遗类型,前期注重传统戏剧(127项)、传统音乐(97项)等非遗类型,后期侧重于传统技艺(53项)、传统美术(31项)等,获批数量也显著增加。

2. 地域性

黄河流域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依托黄河干支流水系和地理环境,聚居了汉、藏、回、蒙古等多个民族,形成了河湟文化、河套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有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紧密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格。同时,黄河流域非遗的产生和发展与传统人文发展密切相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成为一种感情的纽带,密切传承者与地域文化的联系,使人们找到强烈的文化归属感。以河洛文化为内核,融合三晋文化、关中文化和齐鲁文化,形成了广义上的中原地区,成为黄河文化的中流砥柱和中华文明的地理轴心。

3. 广泛性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促进了黄河精神的全国性流传以及相关非遗项目的全国性传播。与黄河流域相关的传说,如黄帝战蚩尤等神话故事,不仅塑造了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还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此外,许多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节庆活动,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已成为全国性节日。这些节庆活动通过家庭团聚、民间表演和公共庆祝等形式,广泛传播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传统习俗,并增强了人们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代表性的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剪纸、皮影戏、花儿、太极拳等在国际艺术节上频频亮相,走入国际视野,为黄河非遗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开辟了新的渠道。

二、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学者及民众最初对黄河流域非遗价值的关注重点聚焦于历史、文化、科学、审美价值及保护现状^[3],随着研究的深入及民众社会需求的增加,社会、教育、经济价值也走进非遗研究者的视野^[4],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游客体验、文化发展与时代背景^[5]也成为非遗传承与保护关注的热点。新时代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和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亟须深刻阐释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时代价值。

1. 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是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反映非遗本身的要素条件及遗产中蕴含的信息被具体时空中的特定人群认知的价值。黄河流域非遗印刻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遗迹,是过去几千年来人类世代相传的文化传承载体,是原生态的文化活化石。国家级非遗项目诸城派古琴艺术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具有重要地位。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文人雅士的精神象征,体现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陕北民歌在黄河流域的农耕社会中发展而来,陕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民歌的内容和风格,形成了淳朴、直白的艺术形式。陕北民歌涵盖了爱情、劳动、历史事件等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记录了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表达,是社会风貌的生动写照。黄河非遗具有强烈的艺术渲染力,在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非遗类型中体现最为明显。剪纸以其简洁、明快的线条表现蕴含吉祥寓意的复杂图形,展示了传承人细致精巧的技艺,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抽象能力,创造了独特的视觉效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2. 功能价值

功能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承载的社会功能,满足社会需求所产生的价值,能够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经济效益,三者相辅相成。黄河流域非遗蕴含着厚重的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课堂,其价值具体体现在科研、教育、游憩体验、社区凝聚等方面。例如通过研学可以深化中小学生对黄河流域的河图洛书传说、木兰传说、鲁班传说等传统文学类非遗的理解,增强文化保护的意识。游客通过体验木版年画、灯笼制作、剪纸等传统技艺类非遗的制作过程,增强游憩体验,进一步增强文化的认同感。洛阳孟津区南石山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是唐三彩制作技艺的主要传承地,该村形成了以传承人为核心,吸引周边村镇居民在自家院子中进行陶艺制作的文化产业集群,在传承技艺的同时,提升社区凝聚力,创造经济价值。

3. 时代价值

时代价值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也是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的需要。河南卫视推出的“奇妙游”系列节目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性地融入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风俗,

以历史故事串联,以非遗作为特色内容,深挖中原文化内涵,展现独特魅力,引发观众情感共鸣,满足观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和兴趣,增强观众的民族自豪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传承的核心,其影响力、带徒传艺能力直接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馆长郭爱和将唐三彩制作技艺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赋予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新的灵感和生命力,创作了《梯田》《河洛遗珠》《寻梦丝路》《中国马》等众人熟知的代表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三彩技艺的传播力。

三、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存在的问题

1. 基础理论研究不足,非遗内涵与价值挖掘不够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初主张进行严格保护,近年来随着对非遗保护与利用关系的深入探讨,非遗的活化利用也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但非遗基础理论研究上仍有不足,非遗活化利用理论框架不系统。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型不完全统一,导致学术研究的零散和割裂。王芳等尝试运用跨领域文化学理论,将文化循环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结合,探讨传统技艺非遗旅游活化的内部运转机制,构建传统技艺非遗旅游活化的管理概念模型^[6],为旅游管理实践奠定理论基础。非遗研究涉及保护、动态演变、开发利用、传播、旅游管理、游客体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的理论框架构建。决策者对权益分配、保护与利用关系等存在认知偏差,实践中经常出现对非遗过度开发、片面开发、无序开发等问题。

对黄河流域非遗内涵与价值挖掘不够,年轻的传承人在非遗传习过程中,往往只停留在表层的、静态的文化形式上,而忽视了其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例如,黄河号子不仅是劳动号子,还具有增强集体凝聚力的功能,其旋律和节奏富有艺术性,但其在音乐、美学等方面的价值尚未被充分发掘。口头相传传播方式虽然有利于保障民间艺术形式的完整性,但也限制了传承人培养的形式。传承群体过于局限,随着时代的发展,船工、纤夫等工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代年轻人对传承黄河号子的积极性不高。非遗是一个有机整体,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信息,由于人们对历史文献、口述历史、传承人的生活背景等多方面缺乏系统性了解,导

致对非遗的整体文化体系和演变过程认识片面。例如民族特色鲜明的青海青稞酒传统酿造技艺,起源于明朝初期,以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的有机青稞为原料,通过清蒸清烧四次清的工艺流程进行酿造,这不仅是一种酿酒技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但目前对青稞酒酿造的发展过程缺乏系统梳理,对其在家族和社区中的具体传承方式和演变过程缺乏了解,对酿造技艺与青藏高原独特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不够,未能充分揭示其与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的互动关系。

2. 非遗专项资金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资金不足影响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非遗项目的记录、整理、研究和宣传工作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资金不足导致这些工作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非遗项目的传承需要一代代传承人的努力和坚守,当前虽然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项目传承人能够得到一定的资金补贴,但仍然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影响了他们传承技艺的积极性和长久性。资金不足也制约着非遗的发展与创新。传统手工艺需要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进行创新,但缺乏资金支持使得这一过程变得困难重重。非遗项目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结合市场力量,但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专项资金的缺乏使得非遗项目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资金的缺乏也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展示和开发利用,目前黄河流域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停留在展厅里,其开发利用程度远远不够。黄河文化元素在国内影视行业的大IP项目中很少见到,但这些文化遗产资源却被国外一些机构开发利用,如花木兰被迪士尼公司拍成了风靡一时的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

3. 多元主体参与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离不开传承人、公众、管理人员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当前,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足,传承人断层断代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模式为主,传播手段单一,传承难度大、时间长,但见效慢、收益小,难以吸引年轻人。河洛大鼓目前较为活跃的省级传承人张怀生先生主动以非遗进校园、进景区等方式宣传河洛大鼓,但习惯了现代化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年轻人要求学艺的积极性并不高,坚持传习的年轻人更少。很多公众对非遗的重要性以及具体保护方法缺乏了解和认知,难以主动、

自觉地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这导致非遗保护缺乏基层群众的支持和互动。如秦腔、豫剧等在年轻观众中受欢迎程度低,许多年轻人认为其表演形式与服饰妆造难以驾驭。公众参与非遗保护的渠道有限,多通过政府主导的文化活动和公益活动来了解,参与性不够。公众缺乏更多元化、更便捷的方式和途径参与到非遗保护和传承中,参与往往流于形式,实质性参与度低。组织大展示活动或偶发性文化节庆,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公众关注,但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参与机制,难以形成长期的保护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性,保护开发需要专业管理人才,目前专业参与非遗管理和研究的人员较少,普遍存在人员编制短缺的问题,一岗多职、工作任务繁重,人员流动性大。

4. 非遗展示和利用水平比较低,科学技术运用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水平低是活化利用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黄河流域非遗展示更多依赖博物馆、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等展示模式,这种展示模式比较单一,虽然能让公众看到非遗实物,但缺乏互动性和体验性。许多非遗项目未能有效与现代消费市场和产业链结合,产品同质化严重,商业化应用水平较低。例如,我们在沿黄多地的非遗剪纸调研中,发现剪纸图案地域文化特色融入不足,导致特色不鲜明,未能融入现代设计和市场需求,难以成为高质量文创产品。

技术手段在非遗展示及游客体验中的应用滞后。当前数字化展示已成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预备教育的核心动力,技术和新业态投资也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建设正在有效推进,但整体数字化水平依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具体问题表现在数字化展示及场景互动规模小,真正实现数字化开发和沉浸式体验的数量十分有限。西安在营造沉浸式体验方面为古都非遗发展提供了样板。沉浸式“唐潮”之旅实力“出圈”,以“西安样板”殊荣爆火全国,“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平均每天吸引上万名游客。大唐不夜城簋唐楼沉浸式市井文化街区、陕西大剧院沉浸式悬疑互动剧场作品《大剧院 II: 折叠层》、大唐芙蓉园《寻梦·芙蓉里》大唐仕女空间站等特色文化街区和文化演艺,通过积极发掘自身旅游项目的特色与亮点,不断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激发文旅消费新潜力。

5. 非遗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当前的非遗保护体制机制存在诸多不足,制约

了非遗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一些地区在非遗保护方面的立法不够健全,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现有的法律法规多停留在原则性和指导性层面,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标准却较为模糊,这导致法律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部分地方的非遗保护法规层级较低,多为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保障。这种情况下,非遗保护法律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不足,难以形成有力的法律保障。非遗保护涉及文化、教育、旅游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导致非遗活化利用过程中出现责任主体不清、职责分工不明、开发不合理、管理混乱等问题。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造成黄河流域各地区的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呈现条块分割状态,缺乏有效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空间治理措施不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传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物理空间。这些空间不仅承载了文化活动,还增强了文化活动的象征意义。例如,传统戏曲的演出需要剧院或舞台,民间手工艺的传授需要作坊和工作室。如果这些空间载体消失或无法使用,文化活动的原始形态和文化内涵将难以保持,传承过程中的互动将成为问题,使得传承的连贯性大大削弱。

四、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的实现路径

1. 深入挖掘非遗内涵与价值,促进非遗产业化

综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全面研究非遗的历史背景、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深入挖掘非遗资源,将其中蕴含的优秀文化精神、先进的商业元素充分彰显出来,使当地产业与非遗交融发展,促进非遗产业化。

产业化是非遗可持续和高质量传承的正道,一方面依托非遗文化的推广为当地产品做宣传,一方面通过市场培育和产业孵化,为非遗谋求出路并拓宽当地产业发展的新渠道。国际上不乏有成功挖掘文化遗产进而促进非遗产业化的案例,爱尔兰都柏林 Guinness 博物馆系统地展示了健力士黑啤的酿造过程及企业文化,已然成为都柏林重要的地标之一。酒文化景点成为当地酿酒产业最好的广告宣传和机制孵化器,而酿酒产业也在充分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的基础上,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产业振兴新亮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业带动极。

现代工业化发展使得生发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手

工艺技术遭到长期忽视,而多数具备生产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收藏价值,还可以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实现再生产。可以非遗技艺和符号为基础,开发高质量文创产品,将非遗元素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打造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品牌,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提升非遗的吸引力。例如陕西省充分利用非遗项目腰鼓、剪纸、农民画、曲艺、民歌等黄河流域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了冯家营“千人腰鼓”表演村、高桥魏塔“东方毕加索”绘画村、西营“陕北信天游”大舞台等文化产业村,带动当地3万余人就业。也可以将非遗元素融入时尚、设计、影视等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中,通过创新设计和应用,使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例如,将汴绣图案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或者将皮影戏、秦腔等传统戏剧元素融入现代影视作品中。还可以根据非遗项目的特点和市场需求,以非遗项目为核心,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化的影响力和认知度。推动非遗文化品牌与其他行业的跨界合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科技产业,实现非遗产业群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2. 完善“金融+非遗”服务模式,做好资金保障

金融要素是推动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持续探索“金融+非遗”的服务模式,做好普惠金融,助力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市场化运作,推动科技创新,激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活力。传统手工艺和技艺的传承人往往面临现实的生活压力,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导致很多年轻人缺乏继承祖辈技艺的意愿。通过多种金融手段助力非遗传承人走出资金困境,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坚实的生活保障,吸引更多人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事业。研发金融产品方案,精准为“非遗”传承人、企业负责人、专业技能人士提供信贷支持,发放传承补助引导非遗大师通过带领团队等方式口传心授,确保非遗人才的代际衔接和技术衔接。对濒危的非遗项目,加强资金投入,在建档、宣传、传承方面加强扶持。充分发挥好非遗专项资金的杠杆和引导作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多渠道筹集资金,吸纳更多民间资本投入非遗保护。构建非遗市场化的完整链条,形成以政府为监管,金融系统为主要媒介,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效资金机制。

3. 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高公众参与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弘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企业、高校、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传承人以及广大公众等多元主体。只有协调好这些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非遗的良好局面。政府在非遗保护中居于主导地位,针对目前非遗保护项目传承后继乏人的状况,应加快制定传承人培养制度、传承奖励制度,用制度规范人才培养工作。推动学术研究与非遗保护实践的结合,鼓励学术机构与保护项目开展实地合作,共同解决保护中的实际问题。活化非遗传承,鼓励非遗传承人守正创新,将传统技艺和当下时尚相结合进行作品创作。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增强公众对非遗传承相关事务的关注度和责任意识。推广非遗“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进景区”六进培育机制,增设非遗培训课程,通过“静”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推动非遗展演与时俱进,融入群众现代生活。如西安鼓乐在大唐芙蓉园景区的常态化演出,在壶口瀑布景区举办的非遗进景区暨“黄河记忆”非遗展,开封每周一次的“非遗市集”,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文化繁荣。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对非遗展演活动进行广泛宣传 and 报道,扩大受众范围,提高群众的文化认同和参与非遗活动的积极性。开发高质量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产品,嵌入黄河非遗文化,“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4. 依托数字技术塑造黄河非遗多维场景,打造巨型IP

顺应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切实利用数字科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展示及文创产业发展赋能增效,帮助黄河流域非遗更好地“发声”“发光”。结合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沉浸式场馆、互动游戏与教育等进行多维场景的塑造。一方面,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结合,打造多维度的展示平台,展示黄河非遗的独特魅力。例如,可以通过全息投影技术再现传统戏剧木偶戏、皮影戏、秦腔、宛梆等,古老曲目和前沿技术的结合将大大增强传统艺术表演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建设以黄河非遗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馆,运用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MR(混合现实)等数字技术形式,营造丰富的视觉、听觉、触觉体验,使黄河非遗以更加生动、立体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让他们充分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5. 加快沿线非遗的活化传承,推动非遗区域性整体保护工程

非遗不仅是历史文化的遗产,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通过活化传承,可以赋予非遗新的生命力,使其在现代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实现从“遗产”向“资源”的身份转化。可以根据非遗分布特征因地制宜提出策略,针对黄河上游生态脆弱、交通不便、民族文化氛围浓厚的特点,加大对非遗文化的真实性保护,增加非遗活化利用资金的投入,积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提高经济效益;对于中下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人口较多的区域,在注重文化传播的同时避免非遗的过度开发。如陕西省先后出台了《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陕西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编制了《陕西省“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陕西省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2021—2035)》,积极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针对非遗的地域性、系统性特点,可以加强黄河流域多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整合非遗项目、参与者、非遗载体多方面的力量,从而更系统地保护非遗。政府应主导建立跨区域的非遗保护机制,形成科学合理的保护体系,也可以由相关省份组成非遗保护联盟,共同制定区域性保护规划,协同资源调配和政策实施。

6. 推动“非遗+”发展,促进非遗多元融合

推动黄河流域非遗与众多新领域融合发展,形成“非遗+”的发展模式。“+”可被理解为添加、植

入、融合,旨在为非遗带来新变化、新机遇,以求达到1+1>2的发展效果;所“+”的对象可以是文化创意、研学、旅游、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等。可以挑选门槛低、上手快、效果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鼓励传承人、社会力量举办各类研学和体验活动,开发非遗研学产业精品,充分发挥非遗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服务乡村产业创新发展的需要,增强乡村产业产品的文化属性、品牌效应和对外辐射能力,充分推动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将非遗项目及元素与时尚潮流、影视综艺、健康养生、休闲体验等产业对接,持续打造“非遗+”品牌,推出非遗精品旅游路线和演艺作品,让群众零距离接触非遗,营造“懂非遗、学非遗、爱非遗”的社会氛围。通过各类非遗活动以及各种有助于增强非遗可见性的阐释传播活动,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张希月,虞虎,陈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以苏州市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6(8):997-1007.
- [2]孙九霞.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J].旅游学刊,2010(5):10-11.
- [3]郑乐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文化遗产,2010(1):6-10.
- [4]谭宏.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08(2):84-88.
- [5]杜红艳.“非遗”价值特征及其实现[J].社会科学家,2018(5):98-102.
- [6]王芳,黄远水,吴必虎.传统技艺文化遗产旅游活化路径的模型构建研究[J].旅游学刊,2021(2):92-103.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Revit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he New Era

Zhang Yan Miao Changhong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arries the splendid history of more than 5000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numerous and diver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and outstanding resource advantages. However, currently, mo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xca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tent, insufficient funding, inadequat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and imperfe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nsfor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to tourism attractions; Improve the “finance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rvice model and ensure 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verse stakeholders and enh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Rely on digital technology to shape multi-dimensional scen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ellow River; Accelera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route, and promot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project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facilitate the divers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责任编辑:绿 叶